

福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欧艳

徐特

徐特

春夏之交的一个晴天，应邀和长沙本地几位作家一起游黑麋峰，也是一次文学采风。

一开始就是登山，一段九百多级的石梯，坡度七八十度，像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习惯性走在最前面，又因膝盖有些问题，只好手脚并用，攀着护栏向上。

约摸攀上两百级石梯，大家已经气喘吁吁，说话也少了。我是一个爱出汗的人，额头、背上已经冒汗了。但不能停，人的惰性往往就在停下来的那一刻生长，而且往后的每一步，更想停下来歇息。这次登山计划路线，是先去海拔590.5米的山顶咖啡屋，再从山的另一侧下来。所以只要起步，就只能一个劲向上、向前，不允许有往回走的念头。

这一段石梯出奇的陡，前面梯级简直是竖在我的额前，像一只与我对峙的巨兽。爬过一半时候，擦汗时我回头看了看后面。哈哈，平时我们以“跟在屁股后面”来说走在背后的人；现在我看见的是一个一个的头顶，那硬是“跟在屁股下面了”。

我脱下外套系在腰间，继续向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九百多级石梯拿下，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T恤已经全部湿透，山风吹来，又感到阵阵凉意。接下来是一段稍显平缓的山道，轻松向前，依稀能够听到后面交谈的声音。

倘若放在平日，我大概不会这样费力，也不会这样努力。人的惰性与潜能，与环境相关，与信念相连。许多成长与成功，不是来自没有退路的“逼自己一把”呢？

登梯的时候，虽说没有多少心思观赏身边风景，但低头时偶尔看到千足虫在石板上游。千足虫也叫马陆，一种四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的生物。一只小小的虫子，比恐龙还要早两亿多年，现在依然能够见到，这不就是典型的活化石么？恐龙一度是地球生物的巨无霸，却在6600万年前白垩纪末期灭绝，如今仅能见到巨大的化石。一强一弱两种生物演变与延续，却呈现完全不同的结局。

山路平缓了，才腾出一点精力看向两旁。山间满目皆绿：嫩绿、浅绿、深绿、墨绿。郁郁葱葱的香樟开着细小的白花，红色的杜鹃火花一般燃在山涧边……然而，我识得的树木花草十分有限，此外漫山遍野的绿植都叫不上名字。

竹子，象征着气节与谦虚的“四君子”之一，山脚、山腰、山顶随处可见它们。脚边那些刚刚冒尖不到半尺的新笋，像是从地洞探头的山鼠，好奇打量这个世界；坡上新竹高一丈有余，身披麻灰色铠甲，伟岸英气，像一个个守护山林的战士，也像一支支刚劲的毛笔，正在山间书写文人赋予的气节。

途中，还看见一枝枝嫩竹奋力拱开上百斤的石板，无比坚毅地钻了出来，让我无比惊讶。这种神奇的力量，一定来自竹子的坚韧个性和对光明的向往。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在《竹石》中写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这次实实在在了见到了竹笋的坚劲，也仿佛听见竹笋一声声拔节脆响。

抵达山顶咖啡屋，眼前无比广阔，俯视图山、建筑、田园，不觉心旷神怡。喝一口醇厚的拿铁，慢慢享受登顶的喜悦。

回想一路上见着的这山、这石、这竹，以及活化石一般的马陆和更多不识的东西，就像在翻阅一部大自然经典。倘若不花心思，不看注解，真还难得将它读懂。而像我这样，即使累得满头大汗，也不忘适时停下脚步，心怀敬意看上几眼，献上一份对山和岁月的尊重。

一起阅山河·名家看望城

收稿邮箱：632584215@qq.com

长沙市望城区文艺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

电话：0731-82205305

QQ：800083498

微信：长沙同城通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更便捷

遗失声明

湖南省汨罗锦胜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开具的湖南省长沙市往来结算统一凭证1份，收据代码：201101050001，收据号码：1002401，开票日期：2024年11月29日，金额70000元，交款项目：履约保证金，声明此收据作废。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颜克初遗失长沙裕湘医院有限公司开具的医疗住院发票3张，发票号码：04604735、04603383、04605523，金额总计：5295.87元，声明作废。

声明

颜立同志(身份证号：4301051969*****18)：经核查，您自2016年1月1日起未办理任何手续且未到岗工作。现通过公告送达返岗通知，请您于2026年5月20日前至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逾期未返岗，公司将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及公司制度，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追究相应责任。湖南六建机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声明

宁乡市白茅桥街道龙江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心里住着一个村庄(外一首)

曹怀均

野杜鹃开了
把春天揣进口袋
去找寻北方的黄土高原
那诗性生长的高原

沿着路遥的脚印
深秋的季节
看不见雨的影子
看不见土地上的稻谷和玉米
我和海子隔着几棵白桦的距离
风扬起沙尘若羊
抛洒几滴泪水

云朵候鸟呼唤
呼唤我回到江南
水乡里鱼儿可以欢快游弋

穿过一场大雪
麦苗肆意生长的時候
笔尖跳舞
我的心里住着一个村庄

八十岁的叔父

一个沉默的村庄
屋檐通宵的滴雨
连着晨曦悲伤的鸟鸣
八十岁的叔父躺进黄土堆

屋前的杂草古枫树知道
叔父的一生固守田野菜园
他的目光没有触及山外
直到水田石头的风残废他的双腿

我的文字匍匐在山坳
跌落在山坡的草丛
在荒野燃烧木柴融化积雪

烘干潮湿的稿纸
带着儿时放牧的长鞭
剪一段时光
奔向山的另一面

吴志立画荷

格外适合茶树生长，是天然

优质的高山茶园。认准方向便踏实干，富溪茶产业从最初百亩茶园慢慢起步。起初发展步履艰难，村干部带头上山开荒整地，带着村民一点点整理荒坡，修整出一条条整齐的茶垄。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四处奔走学习，远赴长沙金井、贵州凤岗多地实地考察，借鉴成熟种植与制茶经验，把古老传统手工制茶手艺，和现代生态种植养护技术相结合，用心打磨茶叶品质。

2021年春分，春意正浓，富溪茶园迎来第一次正式采摘。清晨山野微凉，三十多位村民背着竹篓走进茶园，指尖轻巧翻飞，在嫩绿芽叶间细心采摘。不用多久，竹篓就装满鲜嫩饱满的茶青。当第一锅明前茶在炒茶锅中慢慢翻炒，醇厚茶香飘散山野，整个村子都满是欢喜。沉寂百年的古茶香，终于再次萦绕在富溪的山谷之间。

数年耕耘，如今富溪茶园已扩展到五百亩，茶叶产业成了全村安稳增收的支柱。每到春分时节，山间茶园格外热闹。天刚蒙蒙亮，村民就早早动身前往山上采茶。73岁的李菊连老人手脚依旧麻利，指尖轻捻采摘嫩芽，一天就能采收三四斤鲜叶。村里有名的采茶能手郭春秀，从茶园开采之初就在这里劳作，不仅采茶麻利娴熟，还慢慢学会炒茶、辨茶、制茶全套手艺。靠着茶园稳定收入，她家顺利摘掉穷帽子，供养三个孩子读书，生活安稳又踏实。

行走在茶园石阶小道，时常能遇见前来游玩观景的游客，驻足拍照、漫步赏景。曾经与世隔绝的闭塞小山村，如今变成远近闻名的茶旅休闲好去处。村里泥泞老路全部修成平坦的柏油路，破旧老旧房屋翻新成白墙青瓦的雅致新居。不少在外漂泊的年轻人陆续返乡，开办农家小院，经营特色农家乐，有人负责茶园日常管理，寂静山村渐渐热闹鲜活。

正值初夏，站在茶园高处眺望远方，富溪河蜿蜒环绕村落，民居散落青山绿水之间，层层茶垄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绿光。山风轻拂，茶叶沙沙作响，伴着村落鸡鸣犬吠，汇成温柔动听的乡间小调。袅袅茶香里，藏着代代相传的匠心技艺，藏着乡亲们脚踏实地的辛勤汗水，更藏着大山乡村深处的生生不息。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cswsyb@163.com
主办：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文艺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香撞过来，被它擦过的脸颊竟有些发烫。抬头时，一只飞鸟正掠过头顶，翅膀上沾着黎明的光，仿佛把整个温热的清晨都驮在了背上。我想起昨夜的那场宿醉，酒杯里还浮着一朵春菊。醒来时，一些关于春天的记忆，正顺着时光的缝隙一点点滑落。原来告别从不需要刻意，风一吹，春就成了身后的影子。

蝉声忽然从树冠里隐隐约约地钻出来，带着我熟悉的乡音，把整个夏日都揉进了那声悠长的鸣叫里。我循着蝉声望去，看见母亲站在田埂那头，手里拿着刚摘的黄瓜。“回来吃早饭啦。”她的声音被风传过来，裹着烟火气，撞得我鼻头发酸。

流水般的岁月里，谁能固守得住什么呢？昨日的寂寞，被立夏的雨水层层浸染，慢慢化开。世间诸多庸常琐碎，渐渐沉落，被埋进了岁月的往昔间。唯有故乡的水田、母亲的呼唤，还有立夏时节种子破土的声音，像一枚永不褪色的印戳，刻在我滚烫的乡愁里。

我迎着风往家走，脚下的泥土仿佛沁出了饭菜的清香，秧苗在身后轻轻摇晃。夏日的阳光落在肩上，恰似一股暖流直抵心底。当我端起母亲为我盛的那碗热饭时，蒸腾的热气模糊了我的眼帘。米饭的香裹挟着饭桌上黄瓜的清新，不禁让人垂涎欲滴。我迫不及待地扒一口饭菜到嘴里，仿佛整个夏日的清风与生机都从舌尖上漫开。忽然我懂了立夏的深意——它不是春的仓促告别，而是把春光余韵与人间光阴的柔软，都酿成了烟火里踏实的温暖。

母亲留在碗沿上的手心里的温度还未散去，像田埂上的风，像秧尖的露，像这漫长夏日里每一寸值得固守的时光。我低头扒着碗里的米饭，听见门外的蝉声又高了几分，而故乡的水田里，秧苗正借着风势，悄悄拔节生长。

茶

香 富溪

李武

从浏阳城区一路往东，驶入杭长高速一路前行，不过一个钟头，城市喧闹繁华的街景便渐渐远去。窗外景致悄然变换，漫山遍野的青翠层层铺开，连绵绿意一浪

接着，延伸向远方群山。藏在大围山东麓云雾深处的张坊镇富溪村，就安安静静卧在这片湘赣交界的山野之间。刚靠近村口，一缕清冽温润的茶香顺着山风扑面而来，伴着富溪河缓缓流淌的水波，清溪绵长，悄无声息浸润心底，让人瞬间心旷神怡。

这片山野，好似天生就被山水温柔眷顾。富溪河发源于湘赣交界幽深连绵的深山之中，全长14.8公里的河道蜿蜒曲折，如同一条碧绿柔软的丝带，缠绕穿梭在山谷林间，将全村34.9平方公里的山林田地串联在一起，绘就一幅灵动自然、四季如画的山水画卷。清晨山间薄雾迟迟未曾散去，朦胧乳白的烟岚笼罩着整片山野，错落排布的茶园静静静氤氲在雾里。一道道茶垄顺着山坡高低起伏延伸开来，整齐匀称、错落有致，像是大自然细心打理、细细铺展的柔软绿毯，干净又治愈。等到朝阳拨开层层云层，金色暖阳倾洒山间，茶芽顶端晶莹的露珠缓缓滑落，渗入脚下泥土。山野草木的清新气息、泥土温润的自然芬芳，混着茶叶独有的淡雅清香，弥漫在村庄每一个角落。整座山村都被浓浓的春日生机包裹。

很难想象，如今四处茶香袅袅、安居乐业的秀美山村，曾经却是当地出了名的深度贫困村，是脱贫路上困难突出、底子薄弱的偏远村落。富溪四面环山，地势偏僻闭塞，崎岖的山路长久阻隔了对外往来，也因住了村民增收致富的脚步。2014年，富溪村还是省级贫困村，全村耕地面积稀少零散，仅有千余亩。村中大部分青壮年为了谋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村里大多只剩老人与留守妇女。大家守着满目青山，坐拥优良生态，却找不到合适的致富路子，只能日复一日发愁，盼着日子能过得安稳红火。

改变命运的契机，在2018年悄然到来。在各级帮扶单位倾力帮扶下，村支书李明武想起了祖辈代代相传、流传许久的贡茶往事。这段珍贵往事，清晰记载在李氏家族古老族谱当中：晚清时期，富溪先祖必兴公精心制作本地山野好茶，赠予同乡曾国藩，茶叶几经辗转送入皇宫。咸丰皇帝品尝之后，只觉茶汤清爽温润，入口回甘绵长，忍不住称赞此茶“清爽抵心，回味无穷”。自此之后，富溪贡茶名声传遍远近，成为一方特色好茶。

看着村内广阔山林，李明武豁然开朗。这里海拔适中，山林常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明显，地下粉质岩土富含多种矿物质，水土气候都

立夏新韵

丁恩文

夏的叠音，在蛙鸣试噪、荷尖初擎露珠的时节里回旋时，不甘落幕的春，以雨水为墨，向夏日倾写了一封情书，洒着潮湿的欲念，轻轻落在立夏的肩头。老屋檐角的水珠，还沾着春花的粉香。我望着远处被雨水揉出新绿的田野，忽然读懂了农谚里那句“立夏不下，犁耙高挂”——这哪里是简单的节气谚语，分明是把一年的生计、土地的收成，都系在了这雨的重量里。

不远处的水田里，早起的农人弯腰秧苗的身影，被黎明拉得很长，与跌落在水田中的晨曦叠在一起，成了一幅壮丽的田园画卷。“立夏到，秧苗俏。”这句儿时听父辈们讲的俗语，我不由自主脱口而出，不小心惊飞了田埂上的一只白鹭。白鹭扑棱着翅膀，掠过水田，把发热的黎明揉碎在了田地里。

我沿着田埂慢慢行走，沾着露水的青草，打湿了我的裤脚。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时光透彻着秧苗的清冽，像一杯刚泡好的新茶，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可那些被雨水洗礼过的草木，并没有受宠若惊……

回身极目远眺，我作别了整个春天。可还在夏日边沿徘徊的春，虽褪尽了一身的艳红，却把桃花的落瓣、梨花的残香，都要帖地藏在立夏的衣襟里。那些褪去春意之花，竟在枝头发愣；鸟语却沉静下来，少了春日里的轻浮，多了几分对土地的敬重。

当我走到我耕种过的葫芦丘时，我脚迈进夏日的门槛，静静抚摸夏温润而蓬勃的身躯。心底揣着土地的执念，把种子的期许、丰收的渴望，一并安放于故乡那一湾清亮的水田里。浅浅秧苗，自此扎根了人间的烟火，也凝聚起尘世所有朴素的向往。燥热的夏日，从此便在青青的秧苗里启程……

我站在田埂中央，伸手抚摸风的轮廓，却触碰到了夏日的心跳。此时，口袋里一粒昨日存留的种子却探出了头，要莅临这珍贵的人间。我弯腰探出头来的种子放进田里，看它在水田里打了个旋，与它它生长的秧苗温柔一拥，大有相见恨晚之势……秧苗在水中舒展腰肢的模样，像极了年少时的自己……它们带着对世界的好奇，立志要撑起一片天地。风忽然裹着一阵清

杨泽琦画青蛙

住进新房后，考虑到装修材料和家具所遗留的有害气体，我和老伴商量着添加点绿植来净化空气，由此，连续几天骑电动车，到附近的苗圃去选购盆栽。

这天我们又走进一家规模比先前那家大点的苗圃。在里面来回“巡视”几圈，最终相中了一株树型有些特别，且有了一定树龄，叶片当时还算栩栩如生，被老板娘叫着“幸福树”名字的绿植。

老板用三轮车送到家后，我仔细打量，发现这株幸福树的枝干纤细，几处地方没有多少叶片，盆内的泥土有些干裂，见此，我便与老伴说要把原盆里的旧泥土换掉。但苦于经验不足，担心一通辛苦反弄坏了幸福树的根系，白白丢了银子和力气，于是只好作罢。

接下来，我每隔个两三天就给幸福树浇次水，再修剪去它枝杆上多余的枯枝枯叶，还一点点将它挪到阳台上，让它早中晚都能晒到太阳。一段日子后，幸福树竟然给我们俩送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那些原来光秃秃的枝条上已然冒出了点点嫩芽了。

激动不已的我开始对这株幸福树刮目相看。在我这位“园丁”的悉心打理下，嫩芽渐渐由小变大，并纷纷向我“探”出小脑袋来。它们犹如一只只蝴蝶似的，在我面前展翅……这些青绿相间的叶片，转眼间变得厚实宽大，整个盆景，上上下下，在绿叶的映衬下，越发显得精神抖擞。

一天同小区的邻居来家里串门。她进门就直接来到这株幸福树面前看，还几次问老伴它的名字，是多少钱买的。听着她和老伴的对话，我知道这株幸福树给她的第一印象不错，留下了不一般的好感。毕竟“幸福”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

幸福树

剑君

有日晚上，受好奇心驱使，我特意通过手机百度了“幸福树”三个字，后来才清楚，我过去叫习惯了的幸福树学名叫“菜豆树”，平常偏爱高温多湿、阳光充足的环境。原来幸福树这个好听的名字不是它的真名，而是人们给它取的另一个名字，寓意着家家户户的幸福与安康。

有资料介绍，幸福树的花语是“幸福与平安”，它蕴含着美好的祝愿和期盼，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前后想想，确实如此。

为了让这株幸福树在一个好的环境下茁壮成长，我之后又特意给它买了一个大的陶瓷花盆，和老伴花不少力气将它那近两米高的个子移栽进去，同时还不定期施加适量含有有机物质的土壤及肥料。没过多久时间，幸福树就快速生长起来，面貌焕然一新。

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幸福树枝杆与绿叶间还长出了一些青绿色的豆豆，有些已悄悄绽放出朵朵米黄色的喇叭花来。如今这株绿意盎然的幸福树，不仅老干展新枝，还越来越风姿绰约，无论谁见了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其生命力的旺盛。

每天早晚，我都要抽空来到它面前，然后不是仰起脸，就是低着头察看它周围是否又发了新芽，长出了新叶，还不时伸手轻抚叶片，夸赞它们长得实在好看。平时瞅着这株幸福树自由地生长，活成了一把撑开的、枝繁叶茂的绿伞，就觉得我眼前是一片有着清幽意境的小树林，家里全是幸福！

在满是人情味、烟火味的家里，幸福树已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它一年四季既嫩绿如常，又生机勃勃，尤其是夜晚，经常能看到外面丝丝缕缕的灯光和微风，在幸福树叶子上静静地“游荡”，它们仿佛私下里在两情相悦，在尽情嬉戏。真的颇有李白“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诗歌中那样令人“流连忘返”的意境。

据说幸福树是有灵气的。或许是幸福树感知到了我长久以来对它的关爱，它愈发长得朝气蓬勃，愈发的使我和老伴依依不舍。

人和植物之间的感情，其实很简单、纯粹，就像我每天起床，或者每天散步回来，目光都会自然而然地飘向阳台那株幸福树绿植。它在我家里，不声不响地，已把日子装点得美丽、舒适，给这方温馨的天地注入了不一样的气象。正如著名诗人舒婷在她的《致橡树》诗中写得那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一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幸福树，日日夜夜，年年岁岁，默默地融入我的家常，看似平凡无奇，却已是无可替代的了。

万家灯火



杨泽琦画青蛙